笔墨幸福

■杜善国

人在军旅，别乡离亲，那些不在光纤里穿梭的书信，虽然只有薄薄几页，几乎搜寻不到华章隽句，在时代恢宏大书上也略显得微不足道，却使我曾经产生过莫名的企盼和难舍的挂牵。

花朝月夕常忆念，岁岁年年遥相期。兵之初，副班长常青写给我的几封信，一字一句饱含拳拳关爱与殷殷深情。许多时候，我会捧着它们细细品读，油然而生一种情透纸背的幸福。

一

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冬天，绿皮火车轰隆隆向北奔驰，瘦弱的我被摇晃得昏昏欲睡。阳光普照的上午，结束了从家门到营门两天三夜的行程，我走进地处东北腹地的某摩步团。

一阵急骤如鼓的哨声，把我们这批新兵拉到冰雪覆盖的训练场，新训生活如猛烈的暴风雪一样拉开序幕。吹进耳朵的“老兵怕号，新兵怕哨”，变得既现实又残酷。

排长柳耀鹏笔直地站在队列前，铿锵有力地说：“新训是从社会青年到革命军人的揭幕战，是18岁生命远征的序歌。”

柳排长话语如诗，开阔而空旷的新兵训练场却丝毫没有诗意浪漫。没几天，我的脚受了伤，脚背肿得很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耳朵在冻僵化软后鼓出水泡，活动幅度稍大些就溃破流水，锥心的疼痛常常在夜半之时把酣睡的我折腾醒。起床慢了、被子没型、走路缩脖、口号不响……我每天在批评中熬到天黑。

副班长常青热情朴实，爱好文学。他似乎看出我心中的憋闷，几次把我带到操场长谈。在他温暖的陪伴下，我咬紧牙关向前挺进。

我刚刚适应新训，常青被调到30公里以外的师教导队。临走时，他给班里每人留下一封信。留给我的那封，密密麻麻写了4页多。他没有将自己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事儿尽兴发挥，却讲述了几桩“失荆州”“走麦城”的教训，现身说法叮嘱我：不要像他当初那样任性张扬、气馁自弃，要书写属于自己的铁血荣光。

常青是生命中第一个提笔给我写信的现役军人。话语不算独到，道理也不复杂，但源自切肤之感，对我既是安慰，更是警示。我看到了自己各方面存在的差距，开始加班加点训练。练摆臂磨破了作训服，踢正步踢肿了两条腿，脏活累活抢着干……慢慢地，班排长开始在各种场合表扬我，还常常把撰写文字材料的重任交给我承担。

二

常青眼睛大、嗓音阔、个子高，一身健硕的肌肉，是名声在外的“兵王”。当兵才3年多，他就创造了团里5项军事训练纪录，戴着大红花的照片挂在团史馆门前的宣传栏内。

常青人走茶不凉，一封封来信激励我不断向上攀登。步兵的越野、器械等诸多课目挑战着我生理和精神的极限。我快要支撑不下去时，接二连三收到常青的信：“都18岁的人了，总不能还像个孩子一样，跌倒了就趴在原地哇哇大哭吧。从哪儿摔倒，就应该从哪儿站起。”“既然当了兵，就得活出个兵样来，难道你愿意承认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孬兵吗？”“只要内心不投降，再恶劣的局面总会有转机……”

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像一股股电流撞击着我的心扉，帮我在困难面前找回动力。我从床板上挺身而起，给常青写了回信：“我要当一名好兵，无论天上下冰雹还是下刀子，决不服输，决不偷懒，决不掉队，也决不当逃兵！”

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把重重的沙袋绑在腿上、背上，在寒风凛冽的崎岖山路上来回奔跑。跑得头晕目眩，跑得嘴里泛着血腥味，跑得三九寒天里汗流浃背，跑得厚厚的棉袄结出晶莹冰花，跑得双腿酸痛下不来床……不到一个月，我5公里跑进新兵排前4名，400米障碍仅用1分30秒轻松过关，战术成绩由30秒跃升到14秒。战友送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绰号——训练场上的“跑不死”。

三

新训的艰难困苦，好似翻过这座山还有那道岭，一岭更比一岭险。

轻武器射击训练，我和大家一样在步枪管上放弹壳，前端挂水壶，半小时弹壳纹丝不动。然而，第一次实弹体验射击，我上演了人生最糗的一幕：没有找到准星和觇孔的平正关系，5发子弹全都跑了靶，连吃5个“鸭蛋”。那种尴尬又无地自容的滋味难以言表。一时间，急火攻心，嗓子哑，尿黄尿，嘴起泡，睡不着觉。

天将黑未黑之时，我收到常青让人从师教导队捎过来的4张画报彩页，里面记录着他成为“枪王”的故事：据枪1小时以上，迎风10分钟不眨眼睛，跪到脚趾骨变形……他在彩页的附言中写道：“这段咬牙坚持的行动中，藏着一个士兵的血性誓言。勇敢的人不是没有畏惧，而是要征服畏惧！”

4张画报彩页，我足足看了一个小时，浑身顿时充满力量，把眼泪憋了回去。我决心像常青那样搏一搏，把弹壳放在枪管上训练，并定下规矩：弹壳掉一次，时间增加10分钟。

弹壳一次次落地，我一次次加练。几天下来，两个胳膊肘肿了两圈，连弯都打不了，可我每天的练习雷打不动。有人感叹，这小子走火入魔了！

实弹射击考核，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开始的。我镇定地走进射击地域，趴在冰冷彻骨的雪地上，屏住呼吸。终于等到靶标出现的那一刻，出枪上膛、瞄准锁定一气呵成。枪响靶落，5发子弹打出优秀成绩，令许多新战友刮目相看。

打靶归来，红霞满天。落日的余晖，洋洋洒洒，灿烂无比。我再一次捧读常青的那些信，面向师教导队的方向，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四

性情和善又值得信任，经历不多却尽显胸襟宽阔，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加重着常青在我心中的分量。不到两个月时间，他给我寄来10多封加盖蓝色三角邮戳的信，鼓励我勇往直前。

我最后一次收到常青的来信，是新兵训练总结表彰会召开一周之后。信封内装着我军旅生涯极具象征意味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在会上领取团领导颁发的嘉奖令，一张是我胸前戴大红花的留影。3页信纸，字里行间饱含对我的期望与鼓励。有句话，我始终记在心中：“凡事要追求完美、做到极致，精益求精方能有所成就。”

匠心是一杆秤，称出了坚毅的分量。我把常青写给我的话誊写下来，贴在床头，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看到。它们鼓荡起我内心的志气、勇气和正气，努力把军中男儿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使命担当融于沙场点兵的硝烟里。

年华轮转，30余年过去，曾经短暂相遇的常青早已投身社会，我也变成鬓发斑白的老兵。虽然他那时只是一名下士，却如兄长师长般引导我。他牺牲自己极其难得的休息时间给我写的那些信，传递出永不服输的冲锋劲头、对荣誉的无比珍视与向往。这些熔铸于血脉的精神底色，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我。在我心中，他始终像一颗启明星，站在高处注视着我，为我照亮前路，然后拍着巴掌奋力喊“加油”“加油”……

山坡上的白房子

■刘 凌

世相一笔

抗洪救灾凯旋后，上级安排我到四连代职指导员。

四连驻扎在山脚下，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这次抗洪救灾，四连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其中就有伍连长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报到完毕。伍连长在连队二楼会议室主持支委会。根据我团年度军事训练计划，近期全营将组织一次战术演练。团、营两级要求各连进入备战训练。任务重、时间紧、标准高，连队决定：班、排、连即日展开战术训练。训练地点在连队对面358高地。

会议结束，我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目光无意间瞥过伍连长的肩头望向窗外，忽然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一间白房子，像是一颗珍珠镶嵌在郁郁葱葱的山林里。

“前几年，山上有一家花岗岩采石厂。后来禁止开采，采石厂停产搬走了。那白房子是当时的厂部，搬走时没有拆除，用花岗岩砌成，遮风挡雨的倒也结实。”伍连长回过头，望着山坡上的白房子说道。

说到这儿，伍连长顿了顿，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这时，值班干部吹响了午饭的哨声。

“走，吃饭去，让战士们认识一下新来的指导员。”伍连长热情地说道。

战术训练按计划紧张展开。伍连长不愧是“先进连队”的连长、团军事训练标兵，组织连战术训练有板有眼，受到团首长充分肯定。我们训练经过山坡上的白房子时，它总是大门紧闭。我注意到房子边上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几种应季果蔬。

这天，我们完成训练任务后下山，白房子的大门居然打开了一条缝，隐约传出小孩喊“爸爸、爸爸”的稚嫩声音。待我看向白房子，大门很快关上了。

为期一个月的战术训练及演练圆满结束。一天吃过晚饭，伍连长约我走走。我们沿着训练场边走边聊。我看到伍连长几次望向山坡上的白房子，欲言又止。

“抗洪救灾时，你过家门而不入，直至破垸分洪也没回家看一眼。家人都还好吗？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先说出心里一直关心的话题。

伍连长停下脚步，有些伤感地说起他的家事。

伍连长出生于江汉平原一个农民家庭。从小没了父亲，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入伍时，他和镇卫生院护士、中学同学英子定了亲。入伍第二年，母亲忽然生病。为了让他安心在部队工作，没过门的英子果断地从镇卫生院辞职，勇敢地走进他家的门，每日拾掇家务、下地干活，精心照料母亲。在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件中，英子从没说过苦和累，只是叮嘱他在部队好好干，不要担心家里。入伍第三年，他考取军校。毕业后，到四连担任排长。翌年年底，回家乡和英子成了亲。后来，可爱的儿子小军出生。不久后，母亲不幸去世。

这些年，伍连长随部队驻扎大山，英子带着小军在家乡生活，直到长江流域暴发洪水，为缓解上游压力，家乡主动破垸分洪……伍连长打住话头，望着对面山坡上的白房子，脸上浮现出一抹柔情。

夜幕降临，山坡上的白房子亮起灯光。我仿佛明白了什么，不禁脱口而出：“走，我们去山坡上的白房子看看。”

伍连长会心一笑，旋即摇了摇头，说：“每晚看到这灯光，总会让我感到大山的夜是那么温暖和美丽。英子说她每天听到部队的军号声，感到特别幸福和踏实。只是见我的次数少，两岁多的小军跟我还不熟，看到穿军装的人他就叫爸爸。”

原来如此。家乡破垸分洪后，伍连长把英子和小军接来驻地，暂时安置在山坡上的白房子里。他仍然和全连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很少和英子小军娘儿俩团聚。

“按有关规定，晋升副营职就达到家属随军的条件。相信不久一家人就能团聚。”我由衷地说道。

一年的代职很快结束。我回到团机关工作后不久，伍连长被调到团作训股任股长。

这天，我随伍股长到家属院去看望英子嫂子和小军。当我正疑虑小军会不会像在山坡上的白房子里见到我喊爸爸时，只见小军喊着“爸爸”一头扎进伍股长的怀里。他调皮地转过头来，脆生生地叫了我一声“叔叔”。

小楼故事多

■崔国玺

军旅点滴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瞬间而过，没留下什么印象；而有的事情让你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在赤峰守备区3年多时间里，我觉得生活中最有趣、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住在“单身楼”的日子。

风中柳丝舒懒腰，点点春雨催行早。20世纪80年代那个春天，塞外赤峰，生机盎然。赤峰守备区机关大院陈旧的单身宿舍已拆迁，司政后机关20多名营职以下两地分居和单身干部及机关战士临时被安排在红山脚下一处闲置营房。

这是一栋陈旧的两层小楼，有20多个房间。司令部、政治部人员住在2楼，我们后勤部人员住在1楼。院子前面不远处是训练的沙坑，周围没有居民，院内栽满杨柳。

春日的阳光，总是那么温暖。每天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室内。打开窗户，一阵微风吹来芳草的清香，沁人心脾。往远处眺望，蓝天拥抱着白云。近处的杨柳，就像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翩翩起舞。树枝上几只蹦蹦跳跳的云雀在欢唱，声音动听，令人陶醉。青春年少好读书。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我喜欢畅游在中外名著的海洋里。

小楼里，大家兵龄、年龄相仿，共同语言比较多。后勤部王助理风趣幽默，深受大伙儿喜欢；政治部打字员小王年少老成，讲话慢条斯理；司令部李参谋足智多谋，文韬武略兼备；后勤部军需处志愿兵老杨办事稳妥，烹饪技术好。

盛夏的傍晚，酷暑难挨。我们正在小楼外的空地纳凉、“侃大山”，突然，楼门前出现一名落落大方的漂亮女兵。她在众人注视下，一溜烟地小跑上2楼。有人侦察后回来报告说：“女兵是来找李参谋的。”这下可炸了锅。我们在楼下扯着嗓门一起高喊：“李参谋，李参谋，楼下有紧急情况……”不到3分钟，李参谋和漂亮女兵下了楼。

李参谋用手指着大伙儿，那张笑着的脸比哭都难看，没好气地说：“你们这帮家伙，这是要把我吃了不成？她可是我的表妹！”表妹哪里见过这阵势，在大伙儿调侃李参谋时，悄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那天，是老杨的生日。晚上，皓月当空，银辉遍地，王助理和我一起给老杨庆生。老杨把一个提包放在房间中央，铺上报纸，摆上两盒肉罐头、两瓶水果罐头、一盘炒花生米和一盘炒鸡蛋。我们坐在马扎上，平时少言寡语的老杨打开了话匣子。老杨的妻子在长春，是一名工人，比他大两岁，两人还没孩子。他感叹道：“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王助理也袒露心声。他是连职助理，不符合随军条件。妻子在江苏老家工作，女儿一岁多。花好月圆夜，阖家团圆时。对亲人的思念，让我们不约而同吟诵起苏轼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人海茫茫，相遇是缘。人走散了，是无法找回的。因我工作调动频繁，与老杨自赤峰一别，再也未见。听老杨的一位老处长讲，老杨调回长春后，一直没有孩子，心情也不太好，50多岁就离开人世，令人惋惜。

让我欣慰的是，我与王助理自在辽阳见过一面，数年之后，竟然在沈阳青年大街图书城巧遇。从此，我们一直联络未断。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我从心底为他感到高兴。

虽然在“单身楼”的时间仅有半年，但在那里，我找到了快乐，找到了真情。小楼里的欢笑声至今仍在我耳畔回荡，令人难忘，令人留恋。

国防纪事

父亲的爱

■郭兴义

一瓣心香

每次与父亲视频通话，看着他的满头白发，听着他的谆谆教诲，我内心升腾起浓浓的幸福感：自己一直行走在父亲疼爱的目光中。

我出生在太行山脚下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童年时我有一次生病，家里穷得实在没什么好吃的，父亲只能用水泡一泡胡萝卜条，随手抓几根给我吃。家境贫寒，让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山沟，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我上高中时住校。当时，学校规定住校生每两周回一次家。学校离家远，我又舍不得坐公共汽车，往往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从家返回学校时要带干粮，父亲为了不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显得太寒酸，给我带的是玉米面掺白面做的火烧，并特意为我装上芝麻盐，而父亲在家吃的是玉米面饼就老咸菜。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总要把我送到村口。在目送我渐行渐远的背影中，父亲渐渐老去。

父亲放了一辈子羊。夏天，他要住在山顶上，隔一两天回一次家。每次回家，他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往回挑柴火或者羊冬天吃的草。那时候，我跟在父亲身后，仰望他宽厚的后背，觉得父亲像座山。父亲告诉我，不要怨天尤人，脊梁是压不弯的。这句话印刻在我幼小的心房，每当我遇到挫折，总能为我增添无穷的力量。

1995年，我高中毕业了，父亲告诉我：“部队，是一座大熔炉！”向往军营的我报名应征。很少进城的父亲陪我参加完体检，拿着我上高中时发表的几篇文章，让接兵干部看。接兵干部是个宣传干事，一看我的文章，满脸欣喜。最终，我穿上军装，踏上北去哈尔滨的列车。

火热军营和北国风光并没有占满我的心房，对父亲的思念一直挥之不去。每次读完父亲的来信，他用心写下的一字一句像燃烧的火炬，给我温暖和力量。新兵下连后，我参与了团史的编撰工作。1998年，我顺利考取军校。父亲得知后，很少喝酒的他，当夜大醉了一场。

2001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京西某部任职。父亲看到我成长进步的点点滴滴，常常告诫我：“在部队吃公家饭，要听招呼，好好干！”我明白父亲的殷切期望，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2012年冬天，父亲忽然上吐下泻。怕我担心影响工作，家里人都没有告诉我。当我休假回家看到单薄的父亲时，他瘦了近10斤。我心疼地对父亲说：“有病一定要上医院，更要通知我。”望着我噙满泪水的眼睛，父亲高兴地说：“不碍事，不碍事，我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每次回家，我都要陪父亲聊天至深夜。父亲总是用朴实的话语，提醒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听招呼，好好干”——父亲在给我解释“听招呼”的含义时，说：“我知道，党指挥枪。听招呼，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再具体一点，就是听党纪国法的话！”

父亲用自己大半生的经验，告诉我别走歧路。这些话成为我人生航线的帆，引领我在乘风破浪中披荆斩棘。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我愿用自己的一切换您幸福安康。

短笛新韵

塞上曲（外一首）

■彭流萍

清夜，知了的鸣唱将我俘获
边关冷月加深了思乡的情愫
在阿拉善高原，居延海的浪花
一直反复洗濯枪刺的银光
锋芒露出心灵深处的声音

这是山河边关与故人的叮嘱
必须在深夜磨枪
使血性渗进无垠沙漠
浇灌骆驼刺的针尖
让锐利成为战士独当一面的盾

迎接岁月的磨砺
亮出扑闪扑闪的寒光
时刻准备着
烽火点燃干柴的引信
听候风的号令
像黄沙漫天飞舞
以无畏的姿态面对未知的一切

在塞上
更多时候我紧抱一支枪取暖
热血激昂，治愈了无边的孤独

长河落日

余晖镀长河，长河的哀叹向东流
使至塞上，我听见王维的歌声
仍向我的枪刺徐徐飘荡
如烟往事早已落入历史的尽头
今夜，读唐诗
我被你的热血引燃
一枚子弹，一生只有一次闪光
必须像诗歌里的
战马、长剑、宝刀、箭镞
用生命擦出最耀眼的火花

雪之韵（油画）

朱志斌作